

建构主义视阈下的族群冲突

——论 1675 年北美“菲利普王”战争的起源

王雅红 曲 江

(兰州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菲利普王”战争是 1675 年爆发于英国白人殖民者与新英格兰土著人之间的一场战争。对这场战争的起源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美国早期史、美国国家特性和美国民族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价值。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菲利普王”战争的爆发是英国白人清教移民(WASP,即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与新英格兰土著这两大族群在新英格兰地区共同构成的族际社会体系所建构的结果,该体系包括文化性因素、物质性因素和主体间互动这三个层面。

关键词:“菲利普王”战争;建构主义;族群冲突

中图分类号:K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1)07-125-129

17 世纪的新英格兰土著在语言谱系上属于阿尔冈昆语族,包括万帕诺亚格人、纳拉甘西特人、佩科特人、尼普穆克人、波当克人和莫希干人等部落。并不是地理因素使他们共同构成“新英格兰土著”这一概念的,而是随着后来历史的发展、土白关系的紧张而形成的。

1620 年第一批清教移民乘“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在生存艰难之际万帕诺亚格人的酋长马萨索伊特施以援手,助其渡过难关,双方订立了和平互助协议。^[1]1661 年马萨索伊特去世后,双方关系不断恶化,到 17 世纪 70 年代激化到难以调和的程度。马萨索伊特之子米塔科姆继位后被殖民当局称为“菲利普王”,1675 年,素来与白人有联络的土著人萨沙蒙被杀,殖民当局指控“菲利普王”的亲信托比亚士父子等人是凶手,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其判处绞刑。这激起土著人的强烈不满,随后“菲利普王”号召各部落共同驱逐白人。

殖民者组织了“大沼泽地战役”,而土著人集中 1 万多兵力荡平了 90 个移民定居点中的 50 多个,并一度逼近波士顿,声威大振。1676 年夏战局开始逆转,殖民者取得连连胜利,“菲利普王”兵败被杀,其妻儿和大部分俘虏沦为奴隶,这场历时一年的战争,最终以土著人的完败而告终。^[2]

“菲利普王”战争的爆发是新英格兰土著与白人清教移民这两大族群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发展结果,这对总矛盾在文化、物质和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有激化的表现。

一、私有文化的差异与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形成

(一) 两大族群私有文化差异的分析

在白人方面,1620 年初在普利茅斯登岸的“五月花号”移民是第一批拓殖者,他们的宗教信仰共性明显,约半数是来自荷兰莱顿的英国清教徒;社

会地位接近,绝大多数处于英国社会结构的中下层,而这与清教信仰所覆盖的人群具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性。两方面的共性使得这一群体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面对生存困境之际大家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此举对于新英格兰白人移民族群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里面蕴含着“WASP”所涵盖的基本要素,其文化的核心是包含契约思想的清教信仰。一方面,契约思想能够对《“五月花号”公约》的订立做出有力解释——在上帝与人订立契约从而创立了自然法的观念下,大家在清教信仰的感召下订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另一方面,清教教义中的“上帝拣选论”和“宗教使命观”也成为马萨诸塞的清教移民建立“山巅之城”的合法性基础。马萨诸塞首任总督约翰·温斯洛普宣称:“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眼睛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将成为世人的笑柄。”^[3]普利茅斯与马萨诸塞很快兵合一处,将归一家,(1691年合并为一块殖民地)成为新英格兰地区最早的,也是起主导作用的殖民地。后来新英格兰地区相继建立的殖民地除罗德岛以外均奉清教“正朔”。

在土著人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其信仰体系的核心部分。他们信奉“万物有灵”,把自然看成是世间万物的家园,人和其他一切动物、植物都是这个家庭中平等的一员,都有灵魂,人类绝无任意榨取自然的特权。休谟对这种信仰作了深刻剖析:“人们认为一切生物都跟他们自身相类似,并把这些他们非常熟悉和他们完全理解的……品格转移到每一种物象上面。”^[4]这种把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循着推己及物的逻辑就产生了巫术。这与三位一体、上帝独尊的基督清教一元论思想是尖锐对立的。

(二) 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建构

这一时期(1620—1675年)新英格兰地区的白人族群与土著人族群之间缺乏最高权威,彼此拥有独立的私有文化,形成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

第一代清教移民力图建立“山巅之城”的理想包含着浓厚的宗教使命观,而这种使命观的背后是对自身族群优越性的认可和对其他族群的贬

低。除了在基督教内部排斥其他教派,清教徒们更将基督教世界以外的族群归为被上帝遗弃的“异教徒”。清教徒的预定论思想较之其他教派更为激进,他们认为,基督之死并没有救赎全人类,只是为了蒙拣选者而死;上帝不仅决定了放弃哪些人,而且决定了那些人的死亡。在白人移民与土著人第一次相遇时,双方开始互动并开始再现“自我”和“他者”的形象。土著人不知清教为何物,遑论信仰。这对清教徒而言有两层意义,一方面,对方是宗教上的异教徒;另一方面,自己要征服异教徒,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消灭土著人及其文化就是一项“荣耀上帝”的责无旁贷的事业,这就形成了对土著人的强烈敌意。^[5]

土著人最初也感受到了白人移民传递出的敌意,并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敌意。万帕诺亚格人的酋长“马萨索伊特最初并不打算接受那些英国人,而是准备诅咒他们。……巫师们用一种极端暴力的方式与神灵世界进行交流,……恐怖的尖叫,虚伪的低吟,痛苦的摔跤,折磨着他们的身体”,但最终未能成功。这种表达敌意的方式在人类学家的观察中得到了佐证,^[6]弗雷泽认为这属于交感巫术中的“顺势巫术”。“顺势巫术”基于“相似律”而产生,即“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巫师根据……‘相似律’引伸出,它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他想做的任何事”,这与前文所引休谟的论断十分吻合。正是这种相似律和推己及人的逻辑,才使得马萨索伊特的巫师们相信,自己假装痛苦会给被诅咒的敌人带来实体性的痛苦。这与新英格兰白人移民以宗教作为敌意载体的方式是相对应的。

敌意的形成源于以“改变现状”的态度对待自我和他者,一方根本不承认对方作为自由主体存在的权利。这突出表现在“万姆索塔之死”一事上。万姆索塔是“菲利普王”之兄,在马萨索伊特死后继任酋长。土著部落酋长兼具神权和世俗权力,是凝聚土著部落的精神支柱和政治权威。但在1663年,万姆索塔被马萨诸塞殖民当局指控违反先前对殖民者做出的土地买卖承诺而擅自出卖土地,被约翰·温斯洛普之子乔赛亚·温斯洛普强行拘押审判,虽未受处罚却暴病而死。在这里,无论万姆索塔是否违约出卖了土地,无论他是否

为殖民当局所杀,在土著人看来殖民当局难脱干系。这就意味着,土著人认为白人殖民者对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政治权威进行了彻底否定。一旦丧失精神支柱和政治权威,一个自由主体也就不成其为“主体”了,这种累积的威胁感激起了土著人对清教移民的巨大敌意。

不可调和的敌意最终造就了作为共有文化的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形成。正如弗吉尼亚·阿姆斯特朗所说,双方都“意识到,他们的两种生活方式是直接对立的。两个种族都认为对方比自己低级;谁也不愿意采纳对方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土著人和白人不能相处的原因”。^[7]这种关于双方无法共存的理念为两大族群所共有,而彼此互相为敌。皆欲消灭对方的思想正是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种共有文化是在两大族群的互动中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文化中的地位是对等,或至少是均衡的,要解释这一问题必须理解共有文化之下的物质因素和权力关系。

二、物质因素与权力关系

在讨论族群关系的过程中,物质因素与权力关系是无法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在理论上,物质因素与权力关系也是建构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为共同文化所建构。在影响土白权力关系变化的物质因素中,有两个重要变量,即贸易格局与人口格局。

(一)贸易格局转变与土白权力关系

在“菲利普王”战争爆发前的50多年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贸易格局经历了重大变化,从皮毛贸易为主转变为土地贸易为主。经济史家认为,兽皮和烟草是首先把北美殖民地与欧洲市场连接起来的两项商品。在供需关系方面,欧洲市场对于珍贵皮毛与烟草有着巨大需求,新英格兰则拥有大批野生动物资源。据估计,当时北美东部一片10平方英里的森林里可以生存5只黑熊、2~3只美洲豹、2~3只狼、200只火鸡、400只弗吉尼亚鹿、20000只灰松鼠。^[8]马萨诸塞湾东岸的科德角盛产鳕鱼,北美东海岸还盛产海狸。新英格兰的土著人采用半定居生活方式,捕猎野生动物是土著人的常规活动。欧洲市场的巨大需求迅速带动了土著人的渔猎经济,而土著人也乐意以此换取

殖民者的奢侈品。皮毛贸易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存在于土白之间的敌意,这种贸易是北美历史上唯一一次依靠土著人合作的边疆开发模式。但这种开发模式过于粗放,而且由于暴利还起了疯狂的捕杀行动。不仅英国殖民者在做,法国殖民者也在新法兰西地区对哈得逊湾的海狸做着同样的事情,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下的恶性竞争最终导致1640年海狸在哈得逊河流域和马萨诸塞海岸一带绝迹,“友谊”的纽带被撕裂,敌意在增长。

皮毛贸易逐渐衰落下来,与此同时白人移民区的土地私有化进程方兴未艾,刺激了白人拓殖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向真正意义上的殖民转化。起初白人移民想拥有土地须从土著人处购买。土著人没有土地所有权和契约概念,这和他们半定居的生活方式有关,因此他们起初对于土地贸易并不在意。1639年,马萨索伊特及其子万姆索塔承诺不会不征得政府同意就赠送、转让或出卖土地,这实质上是向普利茅斯当局出卖了土地贸易的主动权。土著人在无形中出卖了自身权利,也丧失了原有的权力。

土地资源的状况不容忽视,新英格兰地形复杂,山丘纵横、沼泽遍布,只有约20%的土地适宜耕种,耕地条件相对贫瘠,这就更加促进殖民者开拓新地,以量补质。同时英国人饲养的大型牲畜也加剧了土著人的忧惧,牛、马、羊等经常吃掉邻近地区土著人的玉米。此外,由于殖民者的经济欺诈,土白贸易形成巨额“剪刀差”。作为新英格兰地区交易媒介的贝壳串珠不断贬值,导致土著人生活趋于贫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激烈冲击之下,土著人赖以生存的资源被蚕食殆尽,生产生活方式趋于解体,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暴力冲突越来越难以避免。

(二)人口格局转变与土白权力关系

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从白人暂住地到定居点,再到移民社会的形成,及其与土著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关系冷热,这些都与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620-1675年间,人口格局转变影响着土著人与白人殖民者之间以及土著部落内部的关系的变迁。

万帕诺亚格人对欧洲移民带来的传染病没有

抵抗力, 1616 年天花第一次在新英格兰南部地区肆虐 3 年之久, 部落人口十去七八, 而其宿敌纳拉甘西特人却没有受到影响。在同时面对尚未被建构为“敌人”的殖民者和已经是“宿敌”的纳拉甘西特人的情况下, 万帕诺亚格人选择了与殖民者结盟, 这反映出当时新英格兰土著族群尚未形成合力。在白人移民方面, 他们经历了漂洋过海的艰难困苦, 登岸之后又面临生存困境, 物质因素的机械作用暂时遏制了敌意的发展, 只得与土著达成“友好”关系。这种暂时性的结盟受到人口数量和经济水平的影响。就人口数量而言, 纳拉甘西特部落最多, 达 20000 以上; 万帕诺亚格人由于 1616—1619 年的瘟疫而锐减到 2000 多; 五月花号 102 人, 登岸之后又有约半数死亡。就经济水平而言, 万帕诺亚格和纳拉甘西特都是北美土著, 处于氏族部落阶段; 而殖民者来自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强国英国, 掌握近代技术和知识, 又有一定的近代武装力量。总的来看, 土著人有数量上的优势, 而白人移民有经济水平的优势, 前者不存在消灭后者的迫切动因, 后者则不具备消灭对方的足够力量。

土著人口在 50 余年中不断减少。1633 年在新英格兰爆发的天花对土著人影响甚剧, 感染者死亡率高达 95%, 一些土著村庄十室九空, 化为废墟。约翰·温斯洛普却对此幸灾乐祸, 他在 1634 年 5 月 22 日写道: “印第安人几乎都死于天花, 这样上帝就赐予我们拥有我们财产的权利”。^[9] 据统计, 在 17 世纪的前四分之三时间段内, 新英格兰地区的土著人口数量从 7 万多下降到不足 1.2 万。而与此同时, 对天花已具备免疫力的白人移民却在新英格兰不断繁衍增殖, 并接纳源源不绝的新移民。据统计, 仅在 1620—1646 年间移民到新英格兰地区的英国白人就近 1.8 万。数十年间的此消彼长, 已经改变了新英格兰地区人口格局。由于地狭人多、人地关系紧张, 新移民逐渐从马萨诸塞和普利茅斯向北迁移, 先后创立了罗德岛、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缅因等殖民地。如此一来, 白人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加上原本就有的物质力量上的优势, 彻底改变了新英格兰地区殖民者与土著人之间的力量对比, 为“菲利普王”战争准备了现实条件。

三、主体间互动与两大族群身份、利益的建构

土著人与白人清教移民之间的互动围绕两个主题展开: 土地与上帝。以土地为主题的互动以土著人的观念为起点展开, 以上帝为主的互动则以白人清教移民的观念为起点展开。

(一) 两大族群以土地为主题展开的互动

就土著人而言, 他们信奉万物有灵论, 坚信人地之间的平等关系, 反对榨取土地资源以满足私欲。就白人清教殖民者而言, 他们以人为核心, 追求现世幸福, 为了满足利润需求, 肆意开发不计后果。他们到新英格兰之后, 由商业殖民转为农业殖民, 为发展农耕而大面积地烧荒伐木, 为获取珍贵皮毛而狩猎无度, 这种开发破坏了植被, 浪费了资源, 并威胁到生态, 侵占了土著人的生存资源。波士顿地区早期的记述中称: “该地区的树木长得又高又直, 一些树干在抽枝前就高达二三十英尺。”^[10]²² 但是开发过后这里再也不能提供木材, 不少物种甚至濒临灭绝。

白人的侵略性开发引起了土著人的强烈不满与深沉沉思, 纳拉甘西特人的酋长米安托诺米在 1642 年就颇有远见地提出批评: “我们的父辈有大量的鹿和毛皮, 我们的平原上到处是鹿, 还有森林、火鸡, 我们的小海湾里到处是鱼和鸡。但这些英国人占有了我们的土地, 他们用大镰刀砍草, 用斧头砍树, 他们的母牛和马吃草, 他们的猪糟蹋了我们的平静的河岸, 我们会被饿死的”。^[10]²² 土著人的观念尽管没有近代科学理论支撑, 却闪耀着智慧的思想内核; 而殖民者却犯了迷信现代性的错误。但在当时, 土著人的话语权在互动中彻底丧失, 大片的土地被开垦, 树木遭到砍伐, 就连野生动物也被白人以利诱土著大量捕杀。土著人对自然的保护和自身对人地关系的定义被白人彻底摧毁, 这为后来的“保留地”制度伏下了张本。

(二) 两大族群以上帝为主题展开的互动

就白人清教徒而言, 上帝是其观念体系的核心部分, 与上帝的关系奠定了清教移民的使命观基础; 就土著人而言, 上帝是一位陌生的神, 与自己并不相干。英王在 1606 年授予殖民贸易公司的“特许状”里, 明文确定把开化和改造那些“生活在

黑暗中、对真正的知识和信奉上帝愚昧无知得十分可怜”的土著人,作为殖民事业的一部分。殖民者中有两派以自己的主张诠释了这一政策的两个不同侧面。战前,以约翰·艾略特和罗杰·威廉姆斯为代表的牧师对土著人持开明态度,前者专门编译了土著语版《马萨诸塞海湾圣诗》,积极向当地土著人传教;后者则坚称白人不应无偿占有土著人的土地,占有需购买。但这部分人不掌握话语权,呼声太弱,罗杰·威廉姆斯甚至被驱逐出马萨诸塞。约翰·温斯罗普把“人民”称为“free-man”或“company”,并给出三个具体的标准:拥有自由持有的财产;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享有同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11]这个定义直接把土著人排除在“人民”之外,既非“人民”,就无所谓“天赋人权”、“自然权利”。新英格兰主流社会没有将土著人内化为自身的一员,但也没有明确表示要肉体消灭,因为无论是威廉姆斯代表的少数派,还是温斯罗普代表的多数派,他们的立场都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与土著人的和平互助协议仍然有效。

土著人被信仰上帝的白人清教徒分为“开化派”和“保守派”,前者主张接受基督教文明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祈祷的印第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后者则坚持捍卫土著传统。这两派的力量对比也呈现变化的态势,战前50余年的和平相处与贸易往来使土著人接触并认可了白人带来的一些器物和技术,譬如枪和酒,但对基督教则持有相异的态度。战争爆发之后,白人终止了“合作”,企图在肉体上消灭土著人,就连先前力图维护土著人土地权益的罗杰·威廉姆斯也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对土作战;在文化上实行强制同化政策,企图灭亡土著文明。

四、结语

放眼此后300年的长时段历史,“菲利普王”战争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它揭开了土著与WASP之间绵延百年的冲突的序幕,包括军事上的大小战争和文化上的强制同化。“菲利普王”战争后,

新英格兰土著人的人身地位急剧下降,沦为奴隶和“不可接触者”,被贩运到加勒比地区从事奴隶劳动;与之相对,白人清教徒成为新英格兰殖民地唯一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族群,WASP的独尊地位也在此时被初步建构起来。土白关系的演变深刻影响了“美国特性”的形成,而“菲利普王”战争的根源正是这一切的起点。无论是族际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形成,还是族际物质力量的不平衡发展,都通过两大族群的主体间互动发挥作用和产生意义。这三个层面的建构实质上构成了一个整体结构——新英格兰地区的族际社会体系,从而酿成“菲利普王”战争爆发的深层根源。

参考文献:

- [1] William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20-1647[M]. New York: McGraw-Hill college, 1981: 199-203.
- [2] 李剑鸣. 美国通史: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34-135.
- [3] Robert H. Fossum, John K. Roth. American Ground: Vistas, Visions and Revisions[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8: 22.
- [4] (英)休谟. 宗教的自然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7.
- [5] Rob Kroes. If You've Seen One, You've Seen them All: Europeans and American Mass Culture[M].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 [6] (美)弗雷泽.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22.
- [7] Virginia I. Armstrong, Frederick W. Turner. I Have Spoken: American History through the Voices of the Indians[M]. Chicago: Sage Books, 1971: 25.
- [8] (美)沃斯特. 自然的经济体系: 生态思想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92.
- [9] (美)罗斯比. 生态扩张主义: 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218.
- [10]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 [11] 李剑鸣. “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J]. 历史研究, 2009(1): 112.

[责任编辑: 翟 宇]